



爱
不
爱
我
无
所
畏

左晴雯

I 247.5 / Z15

I247.5
Z15



不爱我无所畏

(台湾) 左晴雯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左晴雯作品集
爱不爱我无所畏
(台湾)左晴雯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7-378-1731-0/I.1691

定价:9.80 元

楔子

一九八一年 西班牙的仲夏季节

阁楼上的木板门被轻缓的开启，“咿呀”的一声。由门缝中迤迤而入的阳光，将阁楼里横行的鼠辈吓行东西乱窜。

伊凯儿小心且谨慎的走进阁楼内。

她伸手挥掉身旁的蜘蛛网，拍拍碰脏的衣袖和散布在空中的灰尘。

脚下的木制地板咿呀作响，似乎老旧的无法承受任何的重力，不过，此时伊凯儿才不过八岁，她小小的身躯已教那失修的木板岌岌可危、摇摇欲坠了。

“哇！好脏啊！”凯儿捂着口鼻说。

虽然阁楼里又黑又脏，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，她无法抗拒阁楼里那强烈的神秘，吸引着她进去一探究竟。

伊凯儿掏出口袋里的手电筒东照西照的，闪动着光圈，在黑暗中透出些微的安全感。



光亮掠过了老旧弃物，木箱、衣服、柜子、书堆……她愈来愈往深处走去。猛然光圈停驻在一个英俊挺拔的男子脸孔上。

“啊！”凯儿惊叫一声，失手的扔开手电筒，踉跄的退了几步。

似乎没有了动静，她才定走神，深吸一口气，颤抖的伸手捡起掉落地上的手电筒。

强烈的好奇心顿时淹没了惧怕，她反而睁大惊恐的双眸，决定仔细看个究竟，怎知再这么往深处一照，她简直整个人都呆了……

她不由得喃喃：“好美的画！真的好美……”

看傻了眼，她亦步亦趋地走向它，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她拉去。原来，她刚才看见的只不过是一幅如人般高大的画座。画中生动的描绘出一个英挺的男人，他身着白色镶金斗牛士华服，左手挥舞着鲜艳红布，姿态曼妙优雅；而扬举利剑的右手，却又勇猛矫健，这么形容似乎有点矛盾，不过，这幅画的确给人的就是这样无可形容的震撼，磅礴而高贵的气势。

从那斗牛士的眼神中，看见的是一股狂傲、一股邪气。他的眼光炯然如炬，那两道粗浓的剑眉扬飞于上，唇角微扬着一丝不怒而威的气势，英俊的令人屏息。



而画的左边是一史朝他冲飞而来的黑色斗牛，好似就要奔出画框般，让人不禁心惊胆跳，更别说它那非善意的目光，和头顶上那坚挺的犄角。

伊凯儿倒抽一口气，随即用手电筒往画框的右下角一照，模糊却依稀可见一排日期，中文的意思是：

画于一八五六、二、十六 达曼多皇家斗牛竞技场

凯儿认识的西班牙文并不多，只是愣愣的望着，直到发现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。

父亲一向不准她上阁楼来玩的，伊凯儿立即不多想的扔下手电筒，夺门而出。

然而，她并不知道那幅画中的男人，将牵引着她跨越时间的洪流……

第一章

一九九六年 台北

台北的交通实在令人头疼，纠结的车辆和穿梭车阵的行人，呈现都市里的乱象。

“凯儿，我看飞机是赶不上了，暂时别去西班牙，好不好？”坐在黄色计程车里的刘子明劝说着未婚妻伊凯儿。

“不行！”伊凯儿坚定地摇头，说：“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非去西班牙不可，这感觉那里有人在召唤着我。”她停顿须臾，才说：“或许是我父母吧！自从八岁那年西班牙待过一个月后，就再也没去过了，这次说什么我都要亲自跑一趟。”

“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看来，我是说不动你的，你的第六感一向是很好，既然，你都决定了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”显然，刘子明已经有些懊恼了。

“子明，我在西班牙是住惯了的，你放心，我会早点回来的。”凯儿试图安抚他，“你想想，我在八岁那

年去过一次西班牙后，就再也没去过了，分开这么久，看真惦记我父母，你明白那种感受吗？”

刘子明望着满脸倦容的未婚妻、不禁心生爱怜。

他拉起伊凯儿的手，微带歉意的说：“我明白，你去吧！你在大学是西文系的高材生，不去好好展现一下，实在太可惜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，子明。”凯儿依偎在他怀里，轻声说着。

“我会想你的。”

“嗯，我也是。”

虽然有千般不舍，但是，伊凯儿却心意已决，这几年来她总惦记着多年不见的双亲。

她父母因工作需要，而长期移居西班牙，然而她却并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，而是寄住在伯家中。之所以如此，那就得说到她八岁那年，与她父母同住了一个月，却也作了一个月的噩梦，噩梦每夜困扰着她，至于是什么梦？她已经不太清楚了，只依稀记得，那是在一个好大好大的广场，一个斗牛士被一只身装光亮甲盔的黑色斗牛撞击倒地，鲜血当场喷出……

然而，梦境却好模糊，好模糊。那时，她每晚都是哭着醒来的，她父母只好让她回台湾，每年三、四次抽空回来看她，直到现在，伊凯儿已经二十三岁，她才再度提起勇气前往西班牙。

飞机上，伊凯儿试图的努力想着那斗牛士的长相，却徒无功，反而又头疼了起来。



艳阳高照的西班牙，充满热情的异国风情，和浓厚的艺术气息。

望着陌生的国度，伊凯儿却深深被它吸引住了，她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？她知道这并非是一时的新鲜感，而是一种莫名的悸动，她似乎熟悉这令她“一见钟情”的西班牙。

伊凯儿满怀喜悦的招了辆计程车，准备依照父母给她的住址，前往位于塞维利亚市郊的古堡。

其实，对于八岁那时所住的房子，她可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，只是大致记得，那是一幢很大的建筑物。听说，是父母透过朋友，向当地的地主所购买的，但说也奇怪，那么大的建筑物，却便宜得让经济环境并非富裕的父母买下，这似乎不太合理。或许，是父母的那位朋友唐恩华在那里够分量吧？！

“小姐。”那当地司机看过了住址，征了片刻，才微颤地开口问：“是这里……没错？”他指着纸条上的住址。

伊凯儿在大学读了四年的西文系，终于可以好好



地现一下了。

她点点头，用流利的西文回答：“嗯！没错，坦萨斯特堡，谢谢。”

“坦萨……斯特堡……你确定？”司机不敢置信的又问一次。

伊凯儿并未发现，司机早已露出惊恐的目光，她再度微笑重复说：“嗯！坦萨斯特堡，谢谢。”

这司机的耳力真不好，伊凯儿在心里嘀咕。

“啊！”司机惊呼一声，愣了一会儿，才转回头发动引擎。他像似乎要说给她听的自语，“坦萨斯特堡可是出了名的鬼堡啊！”

“鬼堡？”伊凯儿难以置信的瞪大美丽的眸子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喂，司机老兄，拜托你说来听听。”身体里每一个好奇的细胞顿时涌上。

司机老兄想了想，才缓缓说：“那里虽然是个鬼堡，但是却出奇的美啊！”他在心里赞叹，“它白天看起来，就像是神话故事中的城堡般，立在湖光山色中；然而，到了夜晚，却像恐怖片里的古堡，巍然而诡异地出没在缭绕的夜雾里，不过，依然美得令人叹为观止呀！”司机老兄想起见过一次的坦萨斯特堡，眼眸里不禁闪烁着光亮。



他矛盾的叙述，让伊凯儿更加对坦萨斯特堡产生了浓烈的兴趣。

然而，那眼眸的光亮在不到一秒钟，却又转为了惊栗，他颤抖着声音，又继续说：“在十九世纪，那原是西班牙的皇帝贵族蓝斯子爵所住的城堡，但是，不多久，蓝斯被陷害而亡后，蓝氏家族就逐渐没落了，听说，他的魂一直没有离开……”

“哦！”伊凯儿沉静了好久，她定坐不动，只觉得全身发毛，她实在太震撼了。

真没想到自己居然在八岁那年，在这古堡里住了一个月，不过，现在更令她害怕的是，她正将自己往鬼堡里丢，真怀疑自己有没有毛病？

无心欣赏沿途迷人的风景，半小时后，车子已缓缓的停下。

“小姐，到了。”

“到了？”伊凯儿被司机这么一叫，才恢复了意识。

她愣愣的侧头望向车窗外。哇塞！她真想大叫，这里比她想橡中的还要美，美的令人窒息。

波光潋滟的湖面，随着湖水摇动的是坦萨斯特堡的深绿色倒影。

白色的阳光一道道的穿过云霄，投射在圆形的堡顶上。耸立在茂密的绿色丛林中的，正是气势磅礴的



坦萨斯特堡，坚挺的堡顶穿过雾茫茫的云间、也不知是否就这么直上云霄？只知道它美的就像梦幻如诗的城堡，怎么看，也不像是著名的鬼堡。

伊凯儿完全被它迷人构样子所震慑，它就像个磁铁般，吸住了她的视线。

“小姐，小姐……”司机伸手推推她的肩。

叫了好几声，她才仿佛梦初醒，“啊”了一声。

“小姐，我不再开过去了，你……你就赶快付车资吧！我……我可要赶快离开这了。”

付了车资，计程车司机立即将车三百六十度旋转，用力踩下油门，飞快的离开这个“鬼地方”。

伊凯儿完全忘记“鬼堡”这件事，反而，爱死这里了，她真想永远赖在这里不走了。

镂空花雕大门前，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小径，小径旁花团锦簇，美的让伊凯儿以为自己正置身在爱丽丝的梦境中。

她兴奋的按下门铃，来应门的是唯一的女佣朵拉。朵拉带她，经过像迷宫的花园和一座干枯的喷水池。

一进大厅，母亲潘好正欣喜万分的出来，拥住相思已久的女儿。

“妈！”凯儿一扔下手上的行李，便向前热情的和

潘好拥抱在一起。

“凯儿，你终于来了，妈可想死你了。”

“我也一样！”许久，她才想到父亲伊宇正，急忙问：“爸呢？”

“他也是每天惦记着你，不知道你在台湾过得好不好？子明有没有好好照顾你？还有啊……”潘好一口气就要将这阵子的关心全问完。

“妈！”，伊凯儿求饶似的叫了一声。

“好啦！”你先上楼休息，好好洗个澡，我打电话叫你爸赶快回来，他定会高兴极了。”

“嗯！我真的需要好好休息，真是累死我了。等爸回来，我再跟你们报告我在台湾的一切，OK？”伊凯儿调皮的对母亲眨眨眼。

“好，乖女儿，快去洗澡吧！”潘好疼爱的说着。

“嗯！”伊凯儿冲上楼，寻找到了浴室，准备好好洗个热水澡。

真像作梦一样，全家人终于等到团聚的日子了。潘好在心里好生感动，她揩去眼角的泪水，笑了起来。

※ ※ ※

坐在雾热的澡盆里，伊凯儿正享受着泡泡浴带给身体的舒畅。她的两腮早就被热气晕染得白里透红，

更是娇美。

闭着双眸，一身疲惫的她很快地就沉入了半梦半醒之间。

“凯儿，凯儿……”一个浑厚低沉的男子声音，在迷蒙中传入了她的耳中。

“是谁？”她紧闭双眸，含糊不清地回应。

接着，似乎有个高大身形向她靠近，并在她的身边停下脚步。

那高大的身形缓缓接近她，在她那仍滴滑着水珠的裸背上，给予深深的一吻，那个吻对凯儿而言，是那么的熟悉。

他凑近伊凯儿的耳际，并轻佛着她柔软如丝的长发。

他用西班牙文柔声说：“凯，我爱你，快回到我的身边来……”

“蓝斯……”伊凯儿在睡梦中，下意识地轻轻呢喃。

那高大的男人将她的脸轻轻捧起，将唇覆盖在伊凯儿柔软的红唇上，伊凯儿热切的回应他那深情的吻，她盘勾住他的颈子，他则激烈的吻着她，双手搓揉着她柔细的发丝，忘我的吻着，两人意乱情迷地倒进了水中，猛然，伊凯儿被呛得睁开双眼，如梦初醒的她



狼狈地甩去脸上的水珠。

“奇怪，我怎么睡一睡，还会掉进水里？”伊凯儿莫名的自问。

刚才的梦该不会是真的？不会的！不会的！伊凯儿用力的甩甩头，她才不想把自己想成大色狼。

很快地，伊凯儿换上了T恤和短裤，更显现出她均匀的身材和白晰的肌肤。

就算她穿着轻便，没有经过特别的打扮，仍是个足以令女人们嫉妒又羡慕的美人胚子。

她一边用毛巾擦拭湿漉的长发，一边走出房门。

正当走到楼梯口，忽然间，她再度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好奇，反正爸爸也不在，妈妈和佣人又待在楼下，不如，趁现在好好的“参观”这幢古堡，一定很有意思呢！

拗不过自己满怀的好奇心，她逐一的参观了每一间房间。

这幢古堡在母亲的巧手布置下，显得非常温馨舒适，而在浓厚的歌德式风情下，却仍拥有中国式的古典，让她对这里更加满意。

每对这里增加一丝喜爱，她就越痛恨自己八岁时的年幼无知，竟然，会选择离开这里。

总算花了一段时间“逛”完了一圈，正待她要收

起好奇心下楼时，猛然之间，似乎有一道很强的力量呼唤着她，那股力量似乎来自于楼梯直上的小阁楼内，那个看起来相当破旧的阁楼。

反正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再上去看看。她心里这么说服自己。

上了楼，她小心翼翼地轻启破旧的木门，她走进去看去打开一扇窗子，一道强烈的阳光立刻选题而入，让她不需要灯就可以隐约的看见阁楼里的一切。

依稀可见旧物上积着厚厚的灰尘。她缓步走向深处，只听见木板隐隐作响，那种声音有一点像鬼片里开门的特殊音效。

她兴味十足地扫描了室内一切，眼光立即停在一个珠宝盆上。

虽然因老旧而不起眼，但是，她却一眼就爱上它。她伸手挥去盒子上的灰尘，镶在盒子上的一颗拇指大的蓝宝石熠熠生辉，教明眼人一看，就知道那是一颗质感等级一级棒的高级蓝宝石，那绝对是真的。

更令她好奇的是，宝石上有个记号的圆形，是由无数颗小蓝宝石组放的奇怪符号——“𠄎”这个符号表示似乎有点像中国“牛”的象形文字，而最大的那颗蓝宝石就镶在“十”那个部位的正中央。

伊凯儿伸手摇动它的锁，或许是因为年久失修，



它竟然“咔嚓”一声，就这么轻易的断开。

她赶紧打开珠宝盒盖，赫然发现盒内有颗比盒盖上蓝宝石再小一点的棱形蓝宝石，不过，这颗蓝宝石却更是晶莹剔透。

那棱形的蓝宝石下，压置着一本精致书皮的日记本，她立刻拿出日记本，翻开来看；说也奇怪，发黄的日记本里，竟写了密密麻麻的中文字体。

她用纤指指着一行行模糊的字迹，嘴里按照上面所写的字，喃喃念道：“三月十七日……太稀奇了！实在太稀奇了，我现在竟然置身干十九世纪，太令人震撼了，这会是真的吗？我到现在仍难以置信……要怪就得怪那张画后面，竟然隐藏了这么大的秘密，早知道我就不碰那个珠……”后面的字模糊得让她看不清楚，她只好直接跳过了几个字，又念：“不，应该怪那幅画，不过，那幅画实在太迷人了……”

咦！这笔迹还真眼熟哩！她心里奇怪着。

凯儿越看越感兴趣，她觉得好笑。这到底会是谁在恶作剧。

她翻了几页，又喃喃念着：“四月八日，我真是恨死自己了，我居然会爱上那个既冷血又无情的家伙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快速地翻了几页，“四月二十七日，我想我疯了，